

## 作家走笔

徐文

在雍和宫大街  
想起史铁生

当车一上北新桥，即看到一片朱红宫墙的巨大建筑，满目黄色的琉璃瓦，在碧空的映衬下，被阳光涂上了神秘、悠远的色彩。我蓦地意识到，这就是景慕已久的雍和宫的真相了，在整个清代历史上，这里曾经是雍亲王王府，“潜龙邸”，却也是清宫内务府粘杆处的总机关所在地，后来自乾隆一朝改为喇嘛庙，堪称京城内藏传佛教寺庙之冠。

香火一直颇为鼎盛，是不可或缺的古文化遗存。院中攀道上肃立着百余棵银杏树，高大浓密，在这秋深冬初的时节，弥漫着一种通天彻地的金黄色，灿若烟霞、云锦，把人完全融入浑金璞玉的氛围中，不免恍然有些悠悠迷离，不知置身何处，而脚步到处都是大自然无私馈赠的艺术品。

小说家史铁生的旧居就在雍和宫西隔墙，位于雍和宫大街26号。他和家人早年住在北京林业学院的宿舍，中间一度搬到北新桥的前永康胡同，后来才住进雍和宫大街26号的老四合院。我在这个冬日的午后踏上这条饶有古韵的大街，看到除了游人如织外，还有一对情侣穿着明艳的清朝服饰，站在高大的宫墙下拍照留念；往南数步，我就找到了26号这个门牌，在阳光温润的斜照下，我在旧居院落的门口左右瞻顾了良久，这是一个典型的小四合院门楼，青灰色的屋瓦和瓦当，简易的鸱吻，赤红的大门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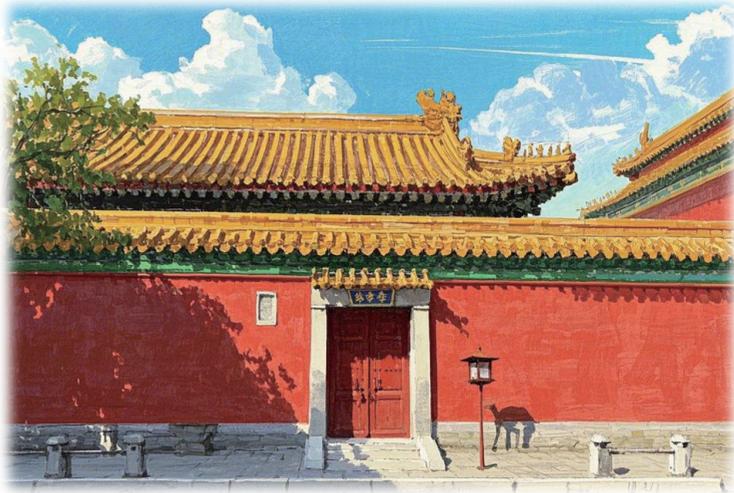
端有两个门簪，门上嵌着新制的铜铺首，与雍和宫周边的建筑是和谐同构的，应该是近年统一组织修缮的。走入院里，一位和善的老太太正静坐在那里晒太阳，当得知来意后，她说史家已经没有人在这住了，并指指进院左边的第一间房，说这两间平房就是我的。我绕着房子转了几周，感觉面积很小，也很有年代感了。史铁生先生住的那间估计不超过十平方米，后面窗户小得几乎不能透风，整个院子都很逼仄，完全舒展不开，是平民居住普通大杂院。

但毫无疑问，这里却是文学的圣地。他正是在这里开始发表作品，步入文坛，也是在这除了床和写字台，仅够轮椅转弯的蜗居中，写出了《我遥远的清平湾》《我与地坛》《务虚笔记》等一系列经典之作。这个小小的院落，曾经来过铁凝、王安忆、莫言、余华、苏童、马未都等大家，可以说几乎占据了当代文学和文化界的半壁江山。

邻居老太太至今还记得，在这小小的空间里，常是高朋满座，听说有记者、编辑、文学家、旧日同学，甚至有慕名而来的探访者，总是把小屋挤得满满的。在这强大气场的助力下，房间虽小，门口窗台上的盆栽却种得很水灵，极有生命力，让人一见而生欢喜心。在午后阳光的光影幻

化里，我叩问起对史铁生先生在世时的观感和印象。“这孩子打小就特仁义”，邻居老太太脸上浮起赞誉的神情，眼角的皱纹也由此展开了。她讲述起史铁生从小就十分疼爱妹妹，在东城跑了很远的路，东寻西觅捡了十几块牙膏皮，然后卖了买成冰棒。自己抿着小嘴，舍不得吃，回家递到妹妹铁兰手里，妹妹当时就高兴得手舞足蹈。

我最早读到他的作品，大概是在八十年代，这篇小说的名字就是《我遥远的清平湾》，把知青的插队生活写得很温情，似如歌的行板。在小说的外壳下面，流淌和隐藏的是诗性，陕北农民的淳朴、善良，跃然纸上。其民风民俗也颇有趣味，民歌这种没有完全塑型的山野乡间艺术，有着灵动、鲜活，可以说是十分接地气的生命力。当然，我印象比较深刻的，还有作为一名资深的“牛把式”，他在小说的开篇第一行文字，就说了我的家乡南阳知名的黄牛，“北方的黄牛一般分为蒙古牛和华北牛。华北牛中要数秦川牛和南阳牛最好，个儿大，肩峰很高，劲儿足。”他的短篇小说《命若琴弦》，我读后也深受感动。美国作家纳博科夫说，“聪明的读者在欣赏一部天才之作的时候，不只是用心灵，也不全是脑筋，而是用脊椎骨去读的”，《命若琴弦》即是一部让人通读之后，



会感到尾骨、脊背隐隐发凉的作品。他在小说中塑造的“兰秀儿”这个女性角色，天真烂漫，写得非常可爱，又和《我遥远的清平湾》里的“留小儿”一样有灵气，一样的纯洁，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心，总令人联想到沈从文笔下《边城》中的“翠翠”，和汪曾祺《受戒》里的“小英子”。

对一名真正的作家、艺术家而言，或许正如《苦难的历程》的作者阿·托尔斯泰所说的，必须要“在清水里洗三次，在碱水里煮三次，在盐水里腌三次”，才能真正强大起来，历尽人生的急流险滩，甚至至痛至哀之事，才能锻造出坚卓不屈的灵魂，以超拔的精神和悲悯之心去洞察世界和众生，从苦难中看到救赎之光。这也正是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的“天以百

凶成一词人”，大史公司马迁的“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，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，屈原放逐乃赋《离骚》，左丘失明厥有《国语》”所传达的至理真义。史铁生先生的人生遭际是充满苦难的，但他和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，没有被深重的苦难压倒，一生向阳，逆境生长，这反倒更增加了其作品的沧桑厚重感、深刻性及感染力，折射出思想和人性的光芒。就这个意义而言，诗人不幸国家幸，这种苦难是有价值的。但有人说，正是因为残疾，造就了史铁生。这一说法想来是不够恰当的，对于这个圣洁的灵魂来说，是决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坚定意志品质，是用生命为自己的文字做注解，是精神的大我遮蔽、超越了生活中的小我，才真正玉成了他。②4

## 流金岁月

## 元宵记忆

□ 诸葛玉儿

当晨光轻柔地漫过白河，街角的元宵摊便支起了竹篾，糯米粉簌簌落下，宛如南阳第一场雪。此时，我的思绪又飘回到儿时：七一路国营食堂门口人头攒动，八岁的小姑娘紧紧攥着两元纸币，在人群中被挤得像飘摇的纸鸢，却难以靠近那堆圆滚滚的元宵……

那年的元宵节，对于家境贫寒的我们来说，能挤出两块钱买元宵，实属难得，母亲却破天荒地给了我钱……我满心欢喜地跑到食堂门口，透过人群的缝隙，眼巴巴看着那堆雪丘般的元宵被一次次卖空，急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。食堂的大门关上时，我垂头丧气地回了家。

我把那张被汗水浸湿的纸币交给母亲时，煤炉上的铝锅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。母亲没有责怪我，反而温柔地安慰道：“这两块钱没花出去，就当是今天又挣到了，值得庆祝！”她一边说，一边围上围裙，从陶罐里小心翼翼地倒出珍藏的糯米，“咱们自己做。”母亲说着，端出石臼，碎米溅起的粉尘在夕照里翻飞，宛如一场金色的细雨。

我们姊妹四个趴在桌檐上，好奇地看着花生仁在碾槽里被碾成金黄的

碎屑，芝麻与砂糖在石臼中缠绵，化作细腻的流沙。母亲将糯米粉掺上少许面粉，用水搅拌均匀，在掌心揉成温润如玉的面团，仿佛是握着一轮小小的月亮。我们学着她的样子，笨拙地把馅料裹进面皮，指尖沾满了糖霜，不时伸出舌头舔一下，那甜味在舌尖化开，像是提前尝到了元宵节的喜悦。在那些粗粝的岁月里，就连甜味都要亲手研磨，才能品尝到其中的甘甜。

二十多个歪歪扭扭的“大珍珠”沉入沸水，在铁勺搅动的漩涡里浮沉。第一颗元宵滚进我的瓷碗，咬开的瞬间，糖汁溢满口腔，顺着嘴角滴在粗布花棉袄的前襟，那甜味顺着裂缝，渗进了往后的每一个元宵节。

后来母亲无意中透露，她的生日就是元宵节这一天。于是我们，总在这天做几个菜给母亲庆生，心里却更惦记元宵时油锅里的滋滋欢唱，金黄的脆壳咬开后，滚烫的糖浆烫得人直呵气，却也舍不得吐出来。

那些年，人民路的花灯总是在汤圆的香气中亮起。纸扎的鲤鱼灯、走马灯、孔雀灯……在夜风中摇曳生姿，闪闪亮亮。母亲牵着我们的小手，穿梭在灯市之中，眼睛也是亮亮的。

那温暖的掌心，仿佛能驱散所有的寒冷与黑暗。

突然，在某个元宵节后，我惊觉永远沉睡的母亲，白发多过了糯米粉。她走后，我也多次买过元宵，但似乎都少了滋味。超市冰柜里那些现代机器压制的汤圆，浑圆如珠，精致无比，却再也找不到石臼留下的细小颗粒。

我偏不信，做不出当年的味道。窗外的霓虹灯闪烁，淹没了灯市。案板上的糯米粉被夜风掀起细浪，我似乎听见石臼咚咚的钝响，正穿透岁月的长河，向我奔来；四十年前的月光透过纱窗，洒在掌心那团温软的面胚上。我突然泪目：有些味道，早已被岁月熬成了糖稀，粘连着两代人的指纹，在每一个滚烫的元宵夜里，静静流淌……②4



## 过年获得感

□ 时国庆

小时候，我们小孩子慌年。过了腊八，盼着过年，嫌时间过得慢，心里急，就掰着手数日子。

仔细想想，喜欢过年实际是因为能满足获得感。

过年时穿新衣服，有好吃的，吃穿有改善，物质上能得到满足；处于假期里，没什么负担，轻松，玩得痛快，精神上愉悦。物质、精神都能得到满足，自然有获得感、幸福感，慌年自然是在情理之中的。

实际大人也慌年，只不过是强烈程度不同，外在表现不明显，目的不一样罢了，实质追求应该是相同的。

过去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，过年首先要保障充足“供给”，柴米油盐样样都要考虑到，到了年关慌着办年货，一趟一趟地往集市上跑。现在，办年货还是必不可少的，绿色蔬菜、鸡鸭鱼肉样样

充足，冰箱里塞满，厨房里成堆。这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，想要过个殷实年。

社会进步了，一些人的观念变了，过年不再疯狂购物，买得够吃够用罢了。即使稍有欠缺也无所谓了，厨房用的调料少一种，饭菜的味道稍欠缺，没关系，不会因为过年少了一种调味品而喋喋不休；精神上得不到满足，过年的味道太逊色，少了些什么，就感觉没有年味，多日里会耿耿于怀。在保障物质享用的基础上，人们更多地转向了注重精神享受。过年过得好是精气神，过的是对幸福的感觉，对欢乐的体验。越来越多的人是这样！

过年，眼前有开心事，耳边有暖心话，身旁有贴心人，感觉良好！到城里，参观纪念馆、逛书店，逛灯会，看场奥斯卡电影；在乡下，看一看美丽乡村建设，走进乡村大舞台、“农家乐”

戏院，看戏剧演出、舞狮、踩高跷——文化生活充实，精神愉悦！沉浸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，品味带有乡土气息的文化“快餐”，精神上得到满足，感到惬意！

高大上的“文化盛宴”非“春晚”莫属。看“春晚”是过年的一个标志性“事件”，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，跨年头，连新旧，是闹新春辞旧迎新的守年，是贺新岁继往开来的联欢。“春晚”是过年时文化生活中的重头戏，是满足精神需求的核心内容。看“春晚”，新年到——在意当中才更清晰。

吃过了年夜饭，端坐在电视机前，吃着糖果，嗑着瓜子，静待精彩开场，似乎有点儿着急，有点儿兴奋地期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。坐在电视机前，不会在意千里之外的演出现场，在意的是电视上的“春晚”，在意的是一年中这

## 元宵节夜话

□ 张彬

宛城，白河（古清水）北岸，仲景桥、清阳桥北桥头之间，有座明月桥，月牙似地跨过清凉河，躬身在白河上。明月桥两头，分别镌刻有李白的诗——《把酒问月》，和苏轼的词——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。

元宵之夜，明月高悬，华灯齐放。放眼清水渺渺，五坝横卧，七桥飞虹。我家南阳，宜居之城，今夕何年，有诗为证：

清水河畔明月桥，明月桥上华光照。  
太白东坡千古问，仲景淡然化虹桥。

放眼北城山水好，独山坐守祥瑞绕。  
长渠万里山前过，南水北调一路歌。

贯城白河拐牛犇，七弦琴横五龙卧。  
绿城踏歌琴声和，长湖问月古今说。

造化钟爱南都城，张衡李白赋与行。  
清凉河畔医圣祠，卧龙岗上三顾亭。

人杰地灵气势宏，五圣四群续传承。  
院士经济新引擎，作家深耕文气重。

汉水之阳南阳城，名播天下文旅盛。  
远道客人笑语盈，一夜无言弄春声。

个最重要的节日，在意的是节日的感受。

因为节日重要所以节目重要，因为节目重要所以才有精彩。

舞蹈、歌曲、相声、小品、戏曲、魔术、杂技等节目，精彩纷呈。五彩缤纷的舞台，甜美的歌声，幽默搞笑的段子等等，既有视觉冲击，又有听觉震撼；深情处藏着泪点，诙谐里抖出笑料……“春晚”承载着当下科技与文化、时代文明与精神，也承载着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和节日情愫！洋溢着欢乐、吉祥、喜气、春意和美好祝福！

精神上得到满足，不禁感言：难忘今宵！

过年的获得感，藏在吃穿用住里，体现在文化生活上，蕴含在精神享受里。过年的获得感以物质文明为基础，靠精神文明来充实，能诠释民生面貌，能体现进步与发展！②4

## 往事如烟

刘彬

记忆中  
青春与爱

——童年的小虎队

今年在南阳电视台春晚的舞台上，惊喜地看到了“小虎队”。这一刻，仿佛有束光穿透时光，将深藏心底的记忆瞬间点亮，勾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无尽回忆……

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孩子，我们的童年没有网络，没有抖音，只有一台小小的电视机和几本杂志期刊。而小虎队，这三个充满活力的少年，如同天外来客般闯入了我们的世界。他们的歌声、舞姿，还有洋溢着青春气息的笑容，成了我们那个时代最美好的记忆。那时候，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究竟来自何方，只觉得他们璀璨如星辰，遥远却令人向往。

他们的活力与光芒深深吸引着我。我在笔记本上贴满他们的照片，床头、书桌，墙上都是他们的踪影。小虎队的LOGO字体，更是我童年对创意设计的启蒙，不知描绘过多少次。无论是他们的动作、歌声，还是舞台上的形象，都像是一把钥匙，轻轻开启了我们这一代人内心深处青春的门。那时候的我甚至不知道台湾在哪，还以为越南是中国的一个省。只觉得他们近在眼前，又远在天边。我常常幻想，不顾一切地跑去看一看他们。

童年的除夕夜，孩子们的乐趣在烟花爆竹里。当邻里间的烟火燃尽，我便穿好新衣，和衣而眠，等待大年初一的第一声鞭炮。可有一年，我正昏昏欲睡，母亲突然喊道：“小虎队出来啦！”我一个鲤鱼打挺翻身跃起，冲进堂屋（北方的客厅），两眼紧盯着那台黑白电视机——是14英寸还是17英寸？早已记不清了。那一刻，能在除夕夜里看到他们，便是童年最甜的糖果。至于他们唱了什么节目，早已模糊，但那份激动与幸福，却深深刻在记忆里。

从《苹果乐园》到《逍遥游》《新年快乐》，再到《爱》，他们的歌声陪伴了我们的成长。尤其是《爱》，旋律轻快，舞步动感，歌词饱含青春的热情。我曾无数次尝试模仿，却始终学不会那份自然流畅的韵味。长大后才知道，那是一套手语舞蹈，承载着祝福与真挚的情感。当年的他们，以最阳光的笑容、最轻盈的步伐，将青春的活力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他们是我们那一代人心中永恒的青春符号，陪伴着我们走过了那个纯真年代。即便岁月更迭，记忆却从未褪色。至今，每当听到那些熟悉的旋律，心底仍会泛起微澜。同心圆，期待未来，流浪的白云，聆听大海的誓言，看看执着的蓝天……这些歌词如同童年的白云，在记忆的天空飘荡，提醒着我们——青春的旋律未曾走远，那份最纯粹的爱，依旧在心中流淌。②4